

诸葛青云作品集

鐵劍朱痕



(台湾) 诸葛青云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上

I247.58

181

铁剑朱痕

上

诸葛青云作品集



前 言

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紫电青霜》中，塑造了名冠“武林十三奇”的诸、葛双仙，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实乃作家本人“诸葛青云”之自比。的确，自1958年，诸葛青云涉足“江湖”，发表处女作《墨剑双英》，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紫电青霜》、《天心七剑荡群魔》姊妹篇，名噪“台港”，为其赢得巨大声誉，成为台湾早期武侠作家中名家中的名家，与卧龙生齐名的。60年代初，古龙刚事创作，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遂向金庸、诸葛青云“取经”，学习文采诗意，并重人物刻画，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终成“新派”大家。

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其名家既能融合“北派五大家”之优长，又能各出机杼，转形易胎而作。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他才华横溢、想象奇诡。其作品文字笔法、写景状物、人物塑造、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颇得还珠神韵，又能创新发展，因而更能引人入胜。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如诗如画之境物描摹，台湾无人能出其左；说到奇幻，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神魔斗法，却另有奇妙，更具魔幻、奇异的色彩。在《紫电青霜》中，白鹦鹉不仅能作人言，且清音婉转，颇具辩才，更能与人谈诗；而以流传千古的《满江红》、《正气歌》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六贼妙音”真可谓奇思妙想、别出心裁；文中“祭剑”、“三蛇生死宴”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使人大开眼界。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非大家不能为也。

诸葛青云善写情事，其“风流多情”直接承继于北派“言情”高手朱贞木。然而“情”到了诸葛青云手中，更显恣肆浪漫，更显风流多元。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前期作品如《半剑一铃》、《折剑为盟》、《铁剑朱痕》、《弹剑江湖》等书，均以“剑”为名；而后的作品如《豆蔻干戈》、《玉女黄家》、《劫火红莲》、《五凤朝阳》、《红剑红楼》、《咆哮红颜》等，则皆有红粉妆点。利剑配佳人，刚健衬袅娜，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总离不开一个“情”字。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皆风流蕴藉，令人心仪；而温馨缱绻的少女情怀，醇香迷人的烈妇心态，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冶艳狎姿，更是刻画入微、纤毫毕呈。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情”入手，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狰狞恐怖也是因“情”而生。所谓荼毒生灵者也是“由情生孽”。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喜、怒、忧、惧、爱、憎、欲。端的好一个“情”字了得。

同时，诸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诣。因此，能充分发挥其“文采风流”的专长，小说写得潇洒俊逸、文采斐然。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挥洒自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又满篇的诗词歌赋，才有台湾“才子佳人第一人”之誉。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堪称台港“双璧”！

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时至今日，这些波澜壮阔、气韵生动的作品，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可谓青云不老，常读常新。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怀玉山中怪事多	(15)
第 二 章 多言贾祸	(32)
第 三 章 万博书生之死	(48)
第 四 章 欲将血泪酬知己	(65)
第 五 章 燕支小劫	(83)
第 六 章 海上恶斗	(98)
第 七 章 天蓝毒剑	(114)
第 八 章 朱痕之谜	(129)
第 九 章 血泪布衣	(146)
第 十 章 蛮荒求技	(162)
第 十 一 章 凶獠传柬	(178)
第 十 二 章 五老逢凶	(192)
第 十 三 章 华山觅药	(209)
第 十 四 章 错杂恩仇	(230)
第 十 五 章 百禽洞天	(238)
第 十 六 章 深山恶斗	(254)
第 十 七 章 奇遇奇逢	(271)
第 十 八 章 情敌翻成手帕交	(285)
第 十 九 章 鸚鵡能言	(300)
第 二 十 章 九九黄山万劫门	(314)
第 二 十 一 章 劫后重逢	(331)
第 二 十 二 章 互诉衷肠	(341)

目 录

第二十三章	天降神兵	(350)
第二十四章	徒劳往返	(373)
第二十五章	天上人间	(383)
第二十六章	冤家路窄	(392)
第二十七章	触目惊心	(419)
第二十八章	林中恶斗	(435)
第二十九章	无愁谷内了情缘	(458)
第三十章	初挫凶锋	(467)
第三十一章	双雄溅血	(476)
第三十二章	黄山大会	(490)
第三十三章	英雄儿女	(507)
第三十四章	南荒歼恶	(517)
第三十五章	奇人奇事	(530)
第三十六章	桃源何处	(549)
第三十七章	柳暗花明	(559)
第三十八章	桃花公主	(571)
第三十九章	苗勇献技	(591)
第四十章	力斗双凶	(604)
第四十一章	孽龙古潭	(619)
第四十二章	月夜屠龙	(629)
第四十三章	千钧一发	(640)
第四十四章	天道无亏	(653)

楔 子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渚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这是岳阳楼上的一副名联。岳阳楼是我国第一名楼，楼前的洞庭湖，也是我国第一名湖，烟波万顷，无限湖光，望里君山，青螺一点，尤其是清秋静夜，月朗沙寒，那一种说不出来的澹远高雅之趣，笔墨难描！唐代大诗人贾至，曾经为这种境界，留下了不描而描的七字好诗：“明月秋风洞庭水”！

时属中秋前一日，蟾魄虽未全圆，但湖面业已满笼清辉，就在水天相映，空明无际之中，有一条大船，荡漾碧波，离船七八丈外，并有一条小小渔舟，随风轻荡。

大船之上，共有五人，一个是全身劲装的虬髯大汉，一个是宽袍博带的清癯老者，一个是羽衣星冠的中年道士，一个是四十来岁的黄衫儒生，另外一个便是在船尾摇橹，肩背簪笠，身着蓑衣的老渔家。

五人装束气宇，各不相同，却偏济济一船，谈笑风生，

看来着实有点不伦不类！

虬髯大汉抬头一望长空，向船尾叫道：

“云老头，月到中天，船到湖心，你还摇的甚橹？赶快开始我们这场五年一次的盛会！这一次你是地主，应该先露一手，让大家瞧瞧洞庭钓叟近五年中的新成绝艺！”

那被叫做洞庭钓叟的云老渔人，笑嘻嘻地走进舱来，对虬髯大汉说道：

“老渔人的玩艺儿，离不了鱼钩鱼线，箬笠蓑衣，能有什么好看？不过今夜既在洞庭相聚，我若不先行献丑，也换不出来你们几位的内家绝学！来来来，且看我钓条鲜鱼，替诸位加一样下酒好菜！”

众人闻言，知道云老渔人要在钓鱼之上，显点功夫，颇觉新鲜，一齐含笑相视。

云老渔人不用钓杆，也不用鱼钩，只在船中找出一团缝衣所用的普通棉线，掐断两丈左右一段，理好握在掌中，便即倚窗向湖面凝目。

夜静人稀，时有大小鱼儿，跳波而起，把湖中月影，搅成万点碎银，然后再徐徐合拢，煞是有趣！

云老渔人略候片刻，便见船前丈许，跃起一尾盈尺巨鳞，右掌疾扬，棉线化成一缕白光，电射而出，刚好绕住鱼身两匝，二指微钩，鱼便甩进船内，泼刺不已！

内家好手，能把本身所练真气，贯达枝梢，并不算难，但棉线长几两丈，盈尺活鳞，力量又不算小，结果鱼落船内，棉线丝毫未断，这份内劲眼力手法的综合运用，不由其余四人无不发自内心的鼓掌叫好！

云老渔人向虬髯大汉笑道：

“我这洞庭钓叟，业已遵命献丑，如今大概该你这长白酒徒一显神功的了？”

虬髯大汉纵声大笑道：

“该我就该我，反正在座五人，谁也不准藏私，干脆大家都来老本行，你这钓叟表演钓鱼，我这酒徒就表演喝酒！”

说完对着船板上一坛原封未动的美酒，扬手一掌，斫去封泥，然后身不离座张口一吸，坛中美酒便如一线喷泉，带着浓冽酒香，凌空直注大汉口内！

虬髯大汉等把坛中所盛的十斤美酒，全部吸入口中，才捧腹哈哈大笑道：

“这种运气吸物，虽然算不了什么功夫，但我略施小计，有偏诸位，却借机把腹内酒虫喂饱了呢！”

众人知道虬髯大汉虽然如此说法，但十斤美酒，化成一线而飞注口中，时间自然不会太短，可见真气内力弥沛得实足惊人，也自一齐赞誉不已！

那位四十来岁的黄衫儒生笑道：

“洞庭钓叟，长白酒徒，你们二位借钓鱼饮酒，表现神功，可谓名实相符，高明已极！我这‘万博书生’，虽然万事皆博，但一事不精，这五年来，更惭愧的是流转江湖，毫无成就，还是先请孤云道长，赐教几手冠冕武林的无上剑术，一开眼界！”

羽衣星冠的中年道士摇头笑道：

“彭兄既有‘万博书生’美称，便不该如此说法，方今武林之中，以剑术名世，而高出孤云以上者，最少有三人之多！你捧我无妨，万一闹出些闲气，却大犯不着！彭兄铁指神功，向称江湖一绝，还是先看你的好了！”

黄衫书生哈哈笑道：

“道长这五年以来，不但内功精进，连嘴皮子也厉害起来！你既怕麻烦，不愿意接受那‘无上剑术’四字，怎的反替我这根手指头，编上个‘江湖一绝’？好好好，你与白老头的好戏压轴，我就如言献丑！”

说完放眼四瞩，看见方才被洞庭钓叟用棉线钓起来的那尾鲜鱼，还在船板之上，泼刺乱跳，遂伸手提起，走到窗边，向洞庭钓叟笑道：

“我们酒意已浓，何况剩下的最后一坛美酒，又被老熊这个酒鬼饮干，不必再弄死这条鱼儿，彭涵替你放去了吧！”

洞庭钓叟云老渔人知道“万博书生”彭涵是想借放鱼献技，不由暗想这五年一会，的确蛮有意思！自己钓鱼显功，倒要看看他放鱼之间，怎样献技？

目视彭涵，含笑点头，这位“万博书生”遂潜凝真气，右手屈指遥弹，“轰”然一声，离船丈许的湖面之上，硬被彭涵指力，弹出一个径尺水洞，飞起满天浪花，然后左手轻推，那条活鱼，恰恰落入水洞之中，尾鳍略掉，便自不见！

孤云道人拊掌大笑道：

“彭兄把‘弹指神通’练到这般境界，还说一无所精，实是欺心之论！如今孤云献丑，请诸兄看我几招粗劣剑术！”

孤云道人说到此处，方待自肩头拔剑，他身傍那位宽袍博带的清癯老者含笑拦道：

“道长神剑，留殿今日之会，白某不才，先行敬献一桩小巧薄技！”

伸手在桌上取起吃剩下的十来个鱼圆，起身走到船头，舒掌一扬，鱼圆便在月光之下，化作十来点银星，冲天直上！

清癯老者右手抛起十来点银星，左手在怀中一探一甩，甩出二三十条极细金光，人也发出一声龙吟长啸，凌空拔起三丈多高，身形宛若神龙游空般的，略一盘旋，轻轻落在原地，但掌内却托着那十来个鱼圆，每个鱼圆之上，都被两根长约三寸，细如发丝的金针，交叉相贯！

洞庭钓叟，长白酒徒，孤云道士，万博书生等人，尚未及鼓掌称赞之时，那条在七八丈外，随风轻荡的小小渔舟之上，突然有一个清朗口音，发话说道：

“这是‘夺命神针’及‘天龙御风’身法，尊驾难道是‘仁心国手赛华陀’白元章白大侠吗？”

大船之上五人，听有人能在功力上认出清癯老者姓名来历，不由齐觉一愕。注目望去，渔舟业已如箭驶来！

船头上站着一个修眉朗目，五绺须髯飘拂胸前，相貌清逸出尘的灰衣老者，腰下悬着一柄带鞘长剑。

船尾操桨的，是个十四五岁渔娃，青绢包头，目如点漆，眉如远山，长得极其娟秀，操舟手法也又稳又快地颇为熟练！

刹那间，渔舟驶近大船，灰衣老者轻轻跃上船头，向“仁心国手赛华陀”白元章，抱拳笑道：

“在下葛愚人，白大侠在风清月白之下，与各位高朋雅集，请恕我不速之客，闯席扫兴！”

白元章久走江湖，号称“仁心国手”，自然善于鉴人，从这葛愚人的眉宇之间，看出隐有一股逼人英气，知道来者不俗，长揖还礼，哈哈笑道：

“四海之内，无非朋友，葛兄请把‘不速’二字收回！白元章与四位好友，约定五年一聚，并在聚首之时，各显这五年以内，所练的微末武功，留作纪念，适才小巧薄技，有污

葛兄法眼，但还有一位以剑术震世的孤云道长，好戏压轴，尚未出手，葛兄来得正巧，若不嫌剩肴残酒，白元章把敬三杯！”

灰衣老者葛愚人，也不客气，向诸人含笑各打招呼，便即进舱坐定。

白元章提壶斟酒，并为其余四人，一一引介，葛愚人一饮而尽，谢过以后，含笑说道：

“诸位俱是当今武林之中的一流高人，葛某侥幸能够参与盛会，一来可以对各种绝艺神功，大开眼界，二来还想趁此机会，作件买卖！”

众人一听这葛愚人要作买卖，不由莫明其意，齐觉愕然！

葛愚人慢慢解下腰间所悬的那口长剑，放在桌上说道：

“彼此全是武林一脉，别的买卖，根本谈不拢来，葛某想把这口宝剑卖掉！”

五位江湖奇侠，听葛愚人要卖剑，十线目光，顿时全凝注在那口长剑之上！

都是武学名家，到眼便已看出剑鞘是百年蟒皮所制，真金什件，柄端还镶着一块绿玉，碧光闪闪照人，仅从外形及装饰看来，这口长剑，绝非凡物！

万博书生彭涵，目光略注长剑以后，向葛愚人笑道：

“葛兄这桩买卖恐怕难做，尊剑看来虽然不俗，但我们四人，学者专艺，与剑无缘，孤云道长虽是剑术名家，他自己的那一口‘流云剑’，已足以截铁斩金，吹毛断发……”

葛愚人不等万博书生彭涵话了，便即捋须笑道：

“彭兄且慢回绝这桩生意，我们何妨先行看货，然后再谈买卖！”

拿起桌上长剑，右手轻轧剑柄，一阵极轻脆的悠长龙吟起处，葛愚人手上暴射精光，连舱中的灯光，窗外的月光，全都为之一暗！

孤云道人见葛愚人掌中长剑，青芒如电，耀眼生缣，脸上神色倏然一惊，又盯了剑柄所镶的那块碧玉几眼，长嗟说道：

“葛兄莫非有意作耍？你这口剑大概在当世之中，足可列名第二，胜过我那柄‘流云剑’多多，怎会舍得卖去？纵然此意当真，我们五人，全是萍踪飘泊，浪迹江湖，谁又出得起万金重价？”

葛愚人目注自己掌中青芒如电的长剑，突然纵声狂笑说道：

“孤云道长，你真是我这口宝剑知音，把它的价值，说得一点不错！武林中人，毕生难得一件趁手兵刃，爱剑应该甚于生命，怎肯轻易卖却？所以休看你是当世剑术名家，你若向我买时，纵出万金重价，我也不卖！”

万博书生彭涵，听葛愚人自动要卖这口宝剑，但如今又说孤云道长纵出万金重价，他也不卖！不由奇怪起来，皱眉问道：

“葛兄既要卖剑，又不肯卖与孤云道长，难道你还要指定买剑之人？”

葛愚人眉梢突聚愁思，点头说道：

“彭兄猜得不错，我想求‘仁心国手赛华陀’白大侠，收买这口宝剑！”

白元章听葛愚人这样说法，慌忙逊谢笑道：

“这种稀世宝刀，凡属武林中人，无不梦寐以求之！但白元

章一介寒士……”

葛愚人不等白元章话完，长叹一声，目中突现泪光说道：

“倘若为我自己，则宁愿抱剑贫病以终，也不肯舍弃这十余年相伴之物！但我一位老友，身染奇病，非白大侠的‘九转返魂丹’，无法再活，所以才在巧遇白大侠之下，想用这口宝剑，不求万金重价，只换取你那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的‘九转返魂丹’一粒！”

孤云道人、万博书生、长白酒徒、洞庭钓叟等人，这才知道葛愚人是想以剑换丹，但深知白元章的“九转返魂丹”，是他穷数十年心力，搜尽天下名山大川的灵药异草，配制而成，共只三粒，珍逾性命！

剑是罕见神剑，丹是稀世灵丹，遂一齐缄口无声，静看这位仁心国手赛华陀白元章，怎样答话？

白元章听完葛愚人话后，毫不考虑地，自怀中摸出一只玉瓶，启盖倾出一粒朱红蜡丸，递与葛愚人道：

“这种‘九转返魂丹’，白元章穷大半生之力，共只炼成三粒，虽然功能起死回生，且其中几味灵药，可遇难求，以后无法再炼，颇足珍贵，但尚抵不上葛兄的这柄稀世神物！葛兄能为贵友舍剑求丹，白元章也乐于助人，敬赠灵丹，并请收回神剑！”

葛愚人双目之内，突然射出一种异样神光，深深凝注白元章半天，摇头叹道：

“白大侠，你真不愧‘仁心国手’之名，但葛愚人一身傲骨，生平不受人恩，你如不肯收剑，我对这粒稀世灵丹，何颜接受？”

白元章执意只肯赠丹，不肯收剑，两人推了半天，葛愚

人眉头深皱，收起那粒“九转返魂丹”，说道：

“灵丹为了救我老友，不能不收，白大侠既执意不肯留下此剑，则葛愚人先行出口以剑换丹，越发无颜自用，只好把它投入洞庭湖底，为这名山胜水，添做佳话便了！”

右手扬处，长剑化成一道夺目精虹，穿窗而出，直往湖中飞去！

白元章万想不到葛愚人会这样做，孤云道人、万博书生、长白酒徒等人，也一齐浩然叹惜！

但长剑所化精虹，穿出窗外，尚未及水，突然白光一闪，竟又掉头飞回！

原来洞庭钓叟云老渔人，又抛出那根白线，把剑柄缠住带回，接在手中，向葛愚人笑道：

“葛兄如此做法，可太不对，你把这样一柄神物，抛入湖中，那些三山五岳的魑魅魍魉，闻风以后，势必齐来覬覦，闹得洞庭湖山之间，乌烟瘴气，岂不害得我这老渔人，连簑笠蓑衣，一竿风雨的渔家情趣，都享受不成了吗？”

说到此处，转对白元章笑道：

“白兄也忒狷介，这柄稀世神剑，固然足以防身却敌，诛邪降魔，但你那粒‘九转返魂丹’，不是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以丹换剑，谁也不太吃亏，倒确实是一桩公平买卖！何况葛兄一片真诚，老渔人代你收下了！”

这样情形之下，白元章无法再事推却，只得听凭云老渔人将那口宝剑，替自己悬在腰间。

云老渔人替白元章悬剑以后，向孤云道人笑道：

“道长方才说是此剑在当世之中，可以列名第二，究竟此剑何名？什么剑才算第一？天下共有几口名剑？你那口‘流

云剑’算不算数？列名第几？我倒要请教请教，长点见识！”

孤云道人眼望万博书生彭涵笑道：

“云兄要我论剑，当着这位‘万博书生’，岂非班门弄斧，江前卖水？我若说得不对之时，还请彭兄指正！”

万博书生彭涵大笑说道：

“道长不要乱往我脸上贴金，题目是畅论武林名剑，自然你这剑术名家，比我内行，彭涵洗耳恭聆高论！”

孤云道人微微一笑，向葛愚人问道：

“葛兄此剑，是不是已有六七十年未现江湖的‘绿玉青芒’？”

葛愚人点头笑道：

“道长果然渊博，此剑到我手中，虽仅十余年，但从未一用，又是得自一座古墓之中，大概确有好几十年，未现尘世！”

孤云道人自行斟了一杯酒，含笑说道：

“中国古时名剑虽多，但大平均作为帝王将相的殉葬之物！千百年陵谷变迁以后，有的重出人间，有的即自此沉沦，只在世上留下一段传说而已！”

葛愚人微笑举杯，孤云就杯中饮了半口酒，继续说道：

“所以往事太长不谈，近百年间，出现在武林人物手中，能够洞石穿金，吹毛切玉，称得起‘宝剑’二字的神物利器，据我孤陋见闻，大概只有五柄！”

洞庭钓叟云老渔人听得颇有兴趣，呵呵笑道：

“明月清风，当湖论剑，如此盛会，能有几何？老渔人敬道长一杯美酒润喉，恭聆高论这五柄稀世名剑！”

孤云道人伸手肩头，拔出自己的一柄短剑，银芒生耀，

满座森肌，向众人笑道：

“孤云这柄‘流云剑’，也忝属五剑之一，但依炉中火候及刃口锋芒，却只能敬陪末座，列名第五！”

葛愚人接过“流云剑”，略加审视，确实稍逊于自己用以换取“仁心国手赛华陀”白元章“九转返魂丹”的“绿玉青芒剑”，知道不是谦辞，交还孤云道人，含笑问道：

“祁连山留云峰觉慧神尼的‘紫霓剑’，也是千古神物，在不在道长所说的五剑以内？”

孤云道人还剑入鞘答道：

“紫霓流云，本属雌雄双剑，全是战国时代一对名匠夫妇所铸！但‘紫霓剑’在入炉以前，多加了那位名匠夫人的三滴心血，所以剑光发紫，锋芒也略强于‘流云’，应排第四！”

长白酒徒仰头干了一杯问道：

“绿玉青芒、紫霓、流云，这三柄剑的剑光，便分青、紫、银三色，倘那第一剑与第三剑，再若不同，真足为武林的一段美谈！”

孤云道人笑道：

“天下事就是这样巧法，其余的两柄剑，一赤一蓝，光色各异！”

在座全是方今武林中的一流名手，越听越有趣味，仁心国手赛华陀白元章问道：

“道长请讲，赤剑第一，还是蓝剑第一？两剑现在何人手内？”

孤云道人答道：

“蓝剑第三，但在五剑之中，却最为歹毒！”

说到这里，面色忽然沉重起来，向万博书生问道：